

思想圆桌汇

春节中的家文化

编者按

家是心灵的港湾、情感的归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团圆是春节不变的主题，回家过年，亲人团聚、互诉衷肠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最朴素的期待。

春节是我国的重要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窥见“历史中国”的一个窗口。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佳节，国人品尝团圆之乐，表达感恩之心，展望希望之梦，在回顾与展望中感受国与家的发展和进步，感受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聚合，以及情深义重的精神传承——春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追求，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在坚定推进文化自信的今天，春节民俗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三位专家，分别从哲学、心理学、家文化的视角，探讨国人春节习俗背后的精神坚守。

专家名片



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中央国家机关心理咨询中心督导专家，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委员。出版《叙事心理治疗导论》《艺术心理治疗》等专著，《叙事法实践地图》等译著。被誉为中国叙事心理奠基人。

过年：中国人的幸福心理「原型」

春节：是加强泛家庭关系的催化剂

专家名片



梅剑华，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认知科学》双语期刊主编。研究方向为：心智哲学、实验哲学与人工智能哲学；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先秦哲学与伦理学。

很多人比较中西差异时，经常认为中国人重直觉、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重类推推理、西方人重因果推理，中国人重道德修养、西方人重科学研究。凡此种种，都说到了中国人的思维乃至生活方式和西方不同。这背后有一个更为基础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和家、家庭、家族密不可分的。

《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治理好家庭是治理好国家的前提条件，汉代“举孝廉”，将孝子识别为忠信可靠之士，可以进入王朝行政管理序列。

在古代，家庭不仅仅是日常政治生活的核心，也是物理时空的核心。《墨经·经说上》“东西家南北”，把家放在中间，家是古人生活的中心，有家才能有四方，古人以此划分东南西北方位。《淮南子·齐俗训》说：“室宅之居也，西家谓之东家，东家谓之西家，虽皋陶之理，不能定其所。”这实际上是说一个地方的东南西北是相对的，要根据家来确定方位。蒙古语称“南北”为“前方、后方”，也是以他们的蒙古包为参照，门朝阳，自然前方为南，后方为北。每一个民族都以自己的



生活环境为中心，建立自己的时空方位。这个生活环境就是家。

五四以降，新思想冲破家庭的枷锁，反对封建制家族的成规陋习乃大势所趋。一百年后，家庭、宗族的种种落后习俗和制度基本被一一消除。但人们仍然重视家庭生活的组织。近二十年，家的哲学成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

吴思的《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家的哲学，他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差异在于家庭。张洋龙的《家与孝》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家道。张先生认为家的核心在孝，对孝的现象和意识的体会是理解家和人类独特性的关键。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在本体论上建立了家的地位，既要重视现代个体的自由，又要尊重亲亲的价值，我们不再纠结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是坚持双重本体，“生生”才能“亲亲”、才能“家国天下”，因此，家不仅仅是一种宗族伦理的规范，也具有本体论的地位。

学者逐渐认识到，以市场、契约为核心的西方个人组织结构和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组织结构是很不相同的。马克思说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血缘关系，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衍生出同乡、同学、朋友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农村无论有没有血缘关系，称呼对方时都会用一个以家庭为主的亲缘称呼。通过这种身份认同，加强彼此的联系。无论你同意与否，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泛家庭的社会形态之中。

春节就是加强这种泛家庭关系的催化剂。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是春节，春节最大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农村人口的流通加速。春节中，春运成了最大的关注点。大量春节年轻人去外地工作，春节前必须返回家乡和亲人团聚。这造成了每年堪称奇观的人口大迁徙。现代化的加速，也加强了人们对亲情的重视。春节，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十五，将近一个月的生活是中

国人的精神假期。

每到年末，春运、春节、家庭都是关键词。在春节中，传统的家庭生活尽可能得到保留。腊月、正月，每天都有规定的事情去做。杀年猪、拜祭祖先、团年饭、守岁、游庙会都是大事情，这些事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或一家人去完成。在操办这些事情时，亲人之间有了一种归宿感，有了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东西。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神灵崇拜，中国人有祖先崇拜、有自然崇拜。

家庭里的生活固然重要，但是庙会等公共性生活也很重要。如果说腊月是以家庭个人生活为根基的，那么正月就是以社群的公共生活为根基的。腊月、正月是两种生活方式，是中国人的内与外、私与公。

刘宗迪教授说：“庙会是自然崇拜，族庙是祖先崇拜，这两者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两翼。封闭的家族社会没有生命力，需要有异族的女性进来才能血脉传承，所以以女神崇拜为中心、女性参与为主的庙会，才是家族血脉生生不息的源泉，异族的女子往往是在庙会上认识的。”

应该说，家的哲学需要实质融入女性的视角，家庭的繁衍离不开女性，对女性的承认和尊重，是家族繁衍下去的核心。“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接受现代社会而非传统家族对女性的认知，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男女关系，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关键。



张图片、一组符号或一个短视频，代替了见面拜年和温暖的家书。不知不觉，家书悄然退出了大家的日常生活。然而，网络祝福看似联系极为方便，其实缺少了推心置腹地交流和“见字如面”的情感满足。

在春节这个团圆的日子，让我们重拾家书文化，增进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缩短心与心的距离，实现心理上、情感上的团圆。比如，家人们聚在一起，不妨翻翻以前的旧信，找出几封读一读，重温那扑面而来的亲情；年长的朋友可以给孩子们讲讲当年写信、收信的故事，让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感受传统家书文化的魅力；那些因故无法回家的朋友，请暂时放下手机，拿出纸笔，给亲人写封信吧！把您的所见、所闻、所感倾注笔端，利用家书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给亲人送去您最深情的告白与祝福。



家书：留下多彩的过年印记

专家名片



张迪，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纸短情长——中国家书的文化价值与抢救策略》，主编《家书抵万金》《红色家书》《抗战家书》《廉政家书》等家书类图书十余种，发表家书方面研究文章百余篇。

千百年来，春节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它意味着除旧布新、家庭团圆，也是信息交流最为频繁、亲情表达最为充分的一个节点。然而，由于山海相隔或工作羁留等原因，并非每个家庭春节都能团圆，只能依靠“见字如面”的家书传递亲情。人们把想家思亲的情绪倾注在一页页信纸上，寄给远方的亲人。一纸家书带来万千牵挂，绵绵情思浸透字里行间，多少可补人身缺位的遗憾。每逢春节，阖家团圆、家书寄情，成为中华民族每个家庭绵延不绝的家风。

家书是亲友之间传递音信和情感的工具，承载着丰富的人文信息，凝结着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敬老慈幼、兄弟友爱、夫妻恩爱等中华传统美德，是进行家庭教育、传承优良家风的载体。春节家书除了具有一般家书的特征外，还增添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诸如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对新的一年期许，有归心似箭的吸引、有无法回家的遗憾，有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导。

有晚辈对长辈的殷殷感恩，家人之爱、友人之谊，尽在其中。爱是相互的，家书飞到家中，从家寄出。岁月流转，在一来一回的家书中，写满中国人家国情怀的家风之河绵延流淌，奔腾不息。

就每个家庭来说，春节团圆的喜悦大致是相同的，分离的痛楚则各不相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所收藏的家书中，留下了一百多年来不同时期关于春节的记忆。这些记忆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不管生活如意，还是遭遇坎坷，每个人都无法缺席这个令人牵挂的节日，或千里迢迢回家团聚，或郑重其事地书写家书，家中充满了喜悦、遗憾、失落、祝福、期盼等复杂的情感。

对于居住在京津一带的人们来说，1949年的春节是在平津战役的炮声中迎来的。1949年1月15日，在东北野战军猛烈进攻下，经过29个小时激战，13万国民党守军溃败，天津解放。24日，参与天津接管工作的东北野战军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战士罗士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给远在哈尔滨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写了一封家书：“父亲，旧历年关就要接近了，家里的人们都很好吧……”“一群弟弟妹妹们：今年的旧历年我不能和你们在一块儿玩啦，关里的各大名胜都市都游历了，真好，又特别有意思，等胜利后回到东北，我一定介绍给你们一些好东西，还一定要给你们捎回去一些纪念品，好好等着吧。这个日子绝不会太远！今年的过年我想一定很有意思，你们可以尽量地欢乐……”这个春节，罗士杰虽然远离家乡，没能和亲人一起过年，但他有幸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役，负责接收战利品，精神愉快，溢于言

表。重要的是，他通过家书把胜利的喜悦传递给了全家人。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水利工作者龚贵焱新婚第一年，却因工作繁忙奋战在工地上，不能回到父母身边共度新春佳节。老人没有因此责怪子女，在大年初一写了一封贺年家信，遥寄儿媳：“凤珍贤媳如见：昨日是农历除夕，我夫妇在家过年祭祖时，接阅贤媳二月五日来信，同时又接阿儿在汾河水库二月三日来信，真是双喜临门，极为快慰。今日初一，儿夫妇因工作关系暂时不能来沪团聚，虽稍寂寞，尚幸众亲友来此畅叙，甚为热闹，聊解思儿之心……”龚子坚老人的这封家书写于1959年春节（2月8日），为了表示节日气氛，他特意选了一张红色信纸，既表同庆新春之意，又嘱托努力工作。2月3日山西寄上海，2月5日北京寄上海，2月8日上海寄北京，三个地方鸿雁交织，一家四口在家书中度过了这个特殊的春节。

春节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喜悦，还有苦涩的记忆。1961年春节对湖南茶陵的小学教师谭瑞英来说，不仅物质匮乏，还要承受家庭分离之苦。在度过一个清苦的春节之后，她给儿子谭安利写了一封信：“利儿：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结果你俩都不回来，只我和陵儿再加上孝苟三人同度春节，这又多使我失望……”

社会环境不同，家庭条件和个人际遇不同，每个人的过节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家书中留下的多彩的过年记忆，也是人类社会丰富性的生动体现。总的来说，春节是温暖的、祥和的。家书留存历史、传承家风，从这些家书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亲情的珍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正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富裕、文明、和谐的动力。

随着网络无处不在，每逢元旦、春节这样的传统佳节，人们互发信息、祝福、拜年，成为一种潮流。三言两语、一